

# 通識教育本土化與歷史教學

戴寶村

## 一、前言

大學的「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是要讓大學生培養在社會中個人與團體生存發展所須具備的基本知識與涵養的教育過程，基本理念包括促進個人與團體主體意識的覺醒，以及完成兩者平衡溝通理性的建立，教育結果是為適應及充實民主及自由社會的內涵做準備，教育理念須融入民主自由的邏輯體系內運作，內容著重人人必要的共同經驗與知識，如生存環境的認識、歷史經驗的覺醒、理性思考與道德批判能力。預期學生在教育過程中能夠養成理性評估(Evaluate Rationally)、正確推理(Reason Validly)、清楚溝通(Communicate Clearly)、通盤了解知識與經驗(Understand Synoptically)、探究問題講求方法(Inquire Methodically)等能力(李士崇 1995: 6)。因此通識教育是大學學術專業與職業生涯教育之外非常重要的教養教育。

歷史學是人文科學的基礎，在各級中小學校中歷史一直是必教的學科，至大學階段亦然，目前台灣大多數大學仍然將歷史作為共同必修課程。外國之例如美國哈佛大學在一九七〇年代所規劃的通識教育五類核心課程包括文學與藝術、歷史、社會與哲學分析、科學與數學、外國語言與文化；八〇年代改成六個核心的外國文化、歷史研究、文學與藝術、道德思考、科學、社會分析等，歷史始終是重要的課程領域。本文主旨是要探討歷史教學在人文通識教育上的重要性，以及在本土化趨勢下歷史教學的發展走向。

## 二、歷史教學與人文涵養

歷史是人類群體社會由過去至現在生活經驗之累積與紀錄，為每一成員所

共創、共享、傳承的文化內涵，歷史學的研究是由蒐集考訂排比史料，重建歷史事實進而闡釋發展過程及其間因果關係，研究的成果可豐富文化的累積，也是歷史教育的資源。歷史教學使受教者知曉人事時地物等歷史知識，進而培養健全的歷史意識。深入言之，歷史教學使受教者產生歷史時間是過去現在未來相連貫的感受，了解個人並非孤立的個體，而是與週遭人群有密切的關聯，屬性相近而構成的「我群」與「他群」因不同的歷史經驗而有所差別，產生民胞物與生命共同的社會參與感，歷史具體的或象徵的內容也都能提供社群塑集體記憶的基礎。歷史的學習不只充實了知識內涵，歷史意識使人能體悟時間脈絡的連貫和己群之間的有機互動，形成價值觀與判斷力，決定思想與行動的取向（戴寶村 1993：116）。

在台灣健全發展的綜合大學都設有歷史系，培養專業史學人才，人文類的院系也會開授和其本系相關的歷史課程，如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文學史、哲學史、藝術史等課程，另外還有共同必修的歷史課程，主要是「中國通史」（4學分）和「中國現代史」（2學分），直到一九九三年才修改為「本國歷史」（4學分），接著再改為「歷史」（4學分必修或選修）。長期施行之中通、中現的歷史教學產生甚多問題，就教學內容而言，這兩門課偏重於傳統中國政治文化的灌輸，和以國民黨為中心之革命歷史的宣揚，欲建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華民國三位一體的國家意識型態，忽視中國歷史空間生態環境的認知基礎，缺乏多元的民族互動與文化變容的觀點，著重正統主義的朝代政治分期，或以統一論的歷史宿命論、循環論觀念論述史事（鄭欽仁 1992）。歷史教師由於個人專業領域或教學方法、教學態度等因素，不是無法給學生對中國歷史產生整體系統的知識（通貫之史），就是只就自己的專精部分講授，未必符合學生的需求，因此針對非歷史系所學生的歷史教學更是一大挑戰。就學生的情況而言，高中文組背景者，歷史在聯考導向下已被「工具化」，理科背景者歷史者被「娛嬉化」，進入大學後很難產生積極的學習動機，尤其是歷史與生活的脫節，歷史教育無力展現幫助學生生活與成長的實效，未能發揮增進學生處事應變以及與人相處的能力（唐弓 1997：3），結果對歷史無知或是無趣，教學成效欠佳，這是大多數歷史教師的共同經驗。近年來歷史課程的改革，使各大學及任教者有極大的發揮空間，如何能開創成功的歷史教學，將

是史學界共同努力的課題。

### 三、本土化動向與歷史教

「本土」、「本土化」的釋意衆多，在此以：一個區域或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與既有的地理風土、人民、歷史相依歸調適和諧的綜合現象是爲本土，而其過程與走向是爲本土化。中華民國政府於一九四五年接收台灣，一九四九年因國共內戰失敗而移治台灣，長期執政的國民黨政府藉壓制性國家機制 (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 的威權體制統治台灣，另以意識型態國家機制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改造台灣文化，使台灣原有的本土歷史文化、語言、藝術受到壓抑摧折而漸消失或邊緣化。

一九七〇年代由於國府面臨一連串的外交挫敗，政權產生外部合法性危機，蔣經國主政讓部分台籍人士進入中央級民代和官僚體系，常被視爲政治本土化的初兆。文化方面在世界性的回歸鄉土運動潮流中，台灣亦興起鄉土文學，本地的鄉土文物史蹟也給人帶來「再發現」的驚奇，鄉土的感覺逐漸在醞釀胎動。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代表國民黨剛性控制的失敗，「黨外」勢力的崛起也是本土社會力的表徵，一九八六年興起自本土的民進黨成立，翌年解除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接著蔣經國去世，強人政治結束，一九九一年主要來自中國的終身民代去職，動員戡亂時期結束，臨時條款廢除，並進行比較適合台灣現狀的憲法修改，一九九六年本地出身的李登輝成爲首任民選總統，台灣政治民主化的結果自然導致本土化的走向。

在文化方面如原住民族的正名，可恢復原有姓氏，實行部分母語教學，以至設立原住民委員會。台灣福佬話 (Holo)、客家話 (Hakka) 可自由使用，不再被「污名化」爲「方言」，台灣文學的研究與創作增加，台灣文學系創立。本土老畫家的藝術成就重新受到高度肯定，音樂藝術方面除了民粹式的收集搶救，也有創造轉化的趨勢。台灣史的研究與教學日益普及，中研院設立台灣史研究所，中小學增加台灣史地、社會的教學，台灣所面臨的問題與解決之道，歷史往往成爲尋求答案的依據，本土歷史文化已走出依附邊陲卑微悲情的宿命，逐漸形塑其自主性、主體性與在地性。

在此本土化趨勢下，作為人文通識教育主要環節之歷史教學，應有新的觀點與作法。就台灣史教學而言，在師資方面應強化專業學養，由於台灣史已逐漸成為「比較」被學生接受的一門課，師資專業之資應重於為應付學生所需而任由非專業者教授之量，課程內容亦須妥善規劃，掌握台灣歷史發展的島國風土、南島語族原住民、漢人移民社會、殖民地歷史、快速工業化等諸多特質，靈活運用適宜的教學方式，使教學內容得以和學生的生活世界產生密切的聯結，讓學生不只認識台灣，更能認同台灣。

中國史的教學由於台灣與中國同屬漢字文化圈，地緣關係、歷史發展有密切關係，對於傳統中國歷史文化有了解學習的需要，尤其是要從台灣觀點去了解、詮釋中國歷史，包括大陸性格的文化生態、政治與國家型態的發展和政治文化特質、民族之互動與周邊關係、經濟與社會結構與變遷、歷史文化意識對台灣的影響，理性的研究、分析、理解、批判，擷長補短去蕪存精，以建立有台灣主體性的文化風格。至於中國現代史過去等同於中國國民黨的黨史，現在不列此課程名稱，但仍在歷史的課程領域教授，問題在於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至今(1998)已將近半世紀，當代中國的歷史既無法定位也從來不教，以前是「匪情研究」現在則是所謂的「大陸研究」，歷史學界居於正統主義與比較接近當代而自動迴避，因此中國現代史不會教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當然也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課程，學生對當代中國渾然不解，故中國史的教學必須作大幅度的調整，以改變學生對傳統中國的「誤知」與對當代中國的「無知」。

世界史的教學方面，歷史教學本身就具有培養世界公民的目標，尤其隨著全球化、資訊化的時代已然來臨，台灣又是高度國際化的國家，即使非歷史系的學生也須要增強世界史的知識，除了教授歐美核心國家地區的歷史之外，更要著重與台灣歷史有相接近之國家的歷史教學，如同為海島國家的日本、英國；有原住民族的國家如紐西蘭；移民國家如澳洲、美國；多語群國家如瑞士；殖民地經驗國家如韓國；處境艱危的國家如以色列等，藉以收知己知彼、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效果。

## 四、結語

本文敘述歷史教學的意義與重要性，並觀察本土化的走向，進而從主體在地觀點提出歷史教學的若干看法，台灣史的教學須要專業師資與完整的課程規劃，使學生真正能認識台灣、認同台灣。中國史的教學則須要有台灣的主體意識，了解傳統中國文化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發展與現狀，世界史的教學除了重視核心西洋國家的歷史文化外，也應增加與台灣歷史性質相近國家之歷史文化的介紹，培養現代國民國家的國民意識，也可充實作為世界公民的人文涵養。

（本文作者為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研究所副教授）

## 參考書目

- 李士崇，1995，〈國立成功大學通識課程改進與規劃之研究計劃報告〉，全國大學通識教育研討會論文。
- 唐 弓，1997，〈歷史與生活的融合：大學歷史通識教育的核心課題〉，《通識教育季刊》，（4）4：1-16。
- 鄭欽仁，1989，《歷史文化意識對我國政策之影響》，台北：國家政策研究中心。
- 戴寶村，1993，〈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國家認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15-147，台北：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